



三 通 小 叢 書

聖 陶 隨 筆

葉 紹 鈞 著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25

目錄

目

錄

1

沒有秋蟲的地方	一
藕與蓴菜	三
看月	六
牽牛花	八
速寫	十一
說書	十四
崑曲	十八
新工	二十一
怎麼能	二十四
雙雙的腳步	二十七

做了父親	三二
中年人	三八
兒子的訂婚	四一
將離	四四
客語	四八
回過頭來	五六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六七
沒有日記	七〇
心是分別不開的	七一
不甘寂寞	八六
過節	九〇
詩人	九三

聖陶隨筆

沒有秋蟲的地方

沒有秋蟲的地方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鶉鴝箱裏的生活，鶉鴝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虫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轡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虫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虫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朵是虫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閑；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

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虫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

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虫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美妙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池，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菜 蓴 與 藕

藕 與 蓴 菜

3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

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若滿塗污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過路的人便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叫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濯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

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的要求。

藕 與 蓴 菜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起，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地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辭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

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纔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只在故鄉有，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就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看 月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裏的人對於月亮的圓缺隱現是不甚關心的。所謂「天井」，不到一丈見方的面積。至少十六枝光的電燈每間裏總得掛一盞。環境限定，不容你有關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還沒「斷黑」已經一連串地亮着街燈。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

盡街燈，沒有月亮吧，猶如一盞街燈損壞了，不會亮起來。誰留意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經說過不大聽到蟬聲，現在說起月亮，我又覺得許久不看見月亮了。

只記得某夜夜半醒來，對窗的收音機已經沈默了，隔壁的「馬將」也歇了手，各家的電燈都經熄滅，一道象牙色的光從南窗透進來，把窗櫺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得驚異，隨即想到原來是月亮光。好奇地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去。但是一會兒，月亮被雲遮沒了。

看

從北平來的人往往說在上海這地方怎麼「歇」得住。一切都這樣緊張。空氣是這樣齷齪。走出去很難得看見樹木。諸如此類，他們可以舉出一大堆。我想，月亮彷彿失去了這

月

一點，也該是他們所認為在上海「歇」不住的理由吧。若果如此，我倒並不同意。在生活的諸般條件裏列入必須看月亮一項，那是沒有理由的。清曠的襟懷和高遠的想像力未必定須由對月而養成。把仰望的雙眼移注地面，同樣可以收到修養上的效益，而且更見切實。可是，我並非反對看月亮，只是說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罷了。

7

最好的月亮我也曾看過。那時在福州的鄉下，地當閩江一折的那個角上。某夜，靠着樓閣直望。閩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爲水銀的洪流。江岸諸山略微籠罩着霧氣，呈現新樣的姿態，不復是平日看慣的那幾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樣子。從江岸直到我的樓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著，茫然一白，但帶一點青的意味。不知什麼地方送來晚香玉的香氣。也許是月亮的香氣吧，我這麼想。我胸中不起一切雜念，大約歷一點點之久，纔回轉身來。看見蠟粉牆上印着我的身影，我於是重又意識到了我。

那樣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幾回，自然是愉悅的事情，雖然前面我說「即使不看也沒有什麼關係。」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

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裏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未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埋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腳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蕾，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蕾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蕾纔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然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纔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蕾，而未梢又有了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默契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速 寫

密雨初收，海面漫着白色的霧氣。時間是傍晚了。那些海島化爲淡淡的幾搭影子。

十幾條帆船繫纜在石埠上，因波浪的激盪，時而貼壓石埠，時而離得遠些。客人的行李包裹都已放入船艙。船夫相對說笑，聲音消散在蒼茫之中；有幾個在船梢睡覺，十分酣暢，彷彿全忘了等一會兒將有一番盡力掙扎的工作。

客人懷着游覽以後的快感與不滿或者朝過了聖地的虔敬的歡喜在石埠上等待，不免時時回頭望那題着「南海聖境」的牌坊。牌坊可真惡俗，像上海，杭州大銀樓的門面。

風緊，穿着單衫，頗有寒意

「來了！」不知誰這樣一聲喊，石埠那帆船上的人頓時動亂起來。我直望，白茫茫而外無所見。

在船舷與岸石擊撞聲中我們登了豫定的帆船。站穩，手扶着夾持桅杆的木板。船夫匆

忙地解纜，把舵，搖橈。那普陀的門戶便向東旋轉了。還看其他的船，有大半行在我們前頭，相距十來丈遠。

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寒夜從江陰渡江，張着帆，風從側面來，背風的一面船舷幾乎沒入水；渡客齊靠在受風的一面，兩脚用力踏着艙板，彷彿覺得立刻會一脫腳橫倒下來似的。兩相比較，眼前這一點顛盪算不得什麼了。

望見星兒般的幾點光亮了，是開來的輪船上的電燈。定睛細認，我纔看清了輪船的輪廊。我們這船並不準對着輪船行駛，卻取斜出的路徑。

突然間船夫急促而力強地搖着橈；船尾好似增加了不少重量，致使船頭昂起。這當兒船身輕捷地轉了向，筆直前駛；輪船的左側就在我們前面了。

當靠近輪船時，先已伸出的竹篙有如求援的手，搭，一下，鉤住了輪船的鐵闌。船身便上下拋盪，像高速度的摩托車疊次經過陡峭的橋。左右兩邊是先到這裏鉤住了輪船的帆船，船舷和船舷相摩擦，相擊撞；我想，我們這船會被擠得離開水面吧。

輪船並不停輪，伸出求援的手的帆船依附着他行進。牠右側的兩扇鐵門早經洞開，客人便攀援着鐵闌或繩索慌亂地爬上去。行李包裹附着在肩背上臂彎裏。並沒意義的叫喊聲幾乎瀰漫於海天之間。

速
乘着輪船開行之勢，我們這船與輪船並行了。昌羣兄與小墨搶先爬上去，混入紛亂的旅客中間。我提起小皮箱正想舉足，一個浪頭從兩船間湧起，使船夫不得不讓竹篙脫鉤。船便離開了輪船。

「喂！喂！」我有點兒慌急。

寫
搭，一下，竹篙鉤住了另一帆船尾。船夫指點我可從那裏上輪船。

我跨上那帆船，蹣跚地走到牠的左舷。浪頭總想分開輪船與帆船的連接似的，又從兩船間湧了起來。看船夫又將讓竹篙脫鉤，我只得奮力舉一隻腳踏在輪船的門限。不知誰伸給我一隻手，我握住了，身子一騰躍，便離開了帆船。

13
門內是一個祇排坐椅的大統艙，電燈光耀得人目眩。

我立刻給熱悶污臭的空氣包圍住了。

「說書」

因為我是蘇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談談蘇州的「說書」。我從七八歲的時候起，私塾裏放了學，常常跟着父親去「聽書」。到十三歲進了學校纔間斷，這幾年間聽的「書」真不少。「小書」像珍珠塔、描金鳳、三笑、文武香球，「大書」像三國志、金臺傳、水滸、英烈，都不止聽了一遍，最多的到三遍四遍。但是現在差不多忘記乾淨了，不要說「書」裏的情節，就是幾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說不齊全了。

「小書」說的是才子佳人，「大書」說的是江湖好漢跟歷史故事，這是大概的區別。「小書」在表白裏夾着唱詞，唱的時候說書人彈着三弦；如果是兩個人，另外一個人就彈琵琶或者打銅絲琴。「大書」沒有唱詞，完全是表白。說「大書」的那把黑紙扇比較說「小書」的更為有用，幾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李逵手裏的板斧，趙子龍手裏的長槍